

婚之若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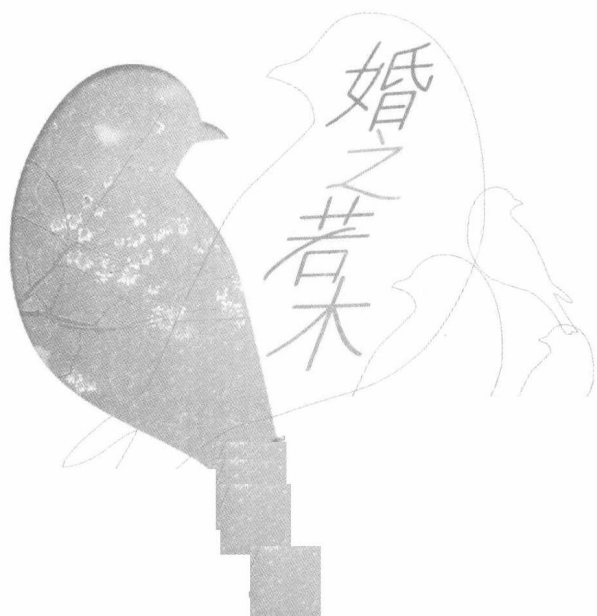
代士晓 著

婚姻亦有年岁，五岁称木婚，尚且年幼，却充满希望和活力，且行且成长……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代士晓·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之若木/代士晓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399 - 3570 - 6
I. ①婚… II. ①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10402 号

书 名 婚之若木

作 者 代士晓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赵丽娟 杨 晨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杨 琴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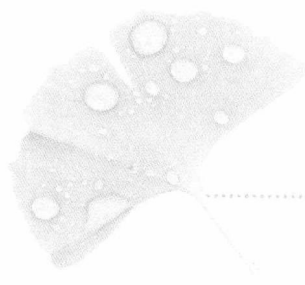
印 张 17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570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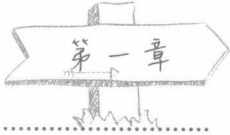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 一 章	异国落难.....	1
第 二 章	手机被抢.....	6
第 三 章	小三电话.....	14
第 四 章	有家难回.....	19
第 五 章	挠挠你的手心.....	25
第 六 章	红樱桃宾馆.....	31
第 七 章	尴尬的晚宴.....	37
第 八 章	暗恋.....	43
第 九 章	花开花落两由之.....	49
第 十 章	媳妇不见了.....	56
第 十 一 章	把我搬走吧.....	62
第 十 二 章	小别胜新婚.....	70
第 十 三 章	劫匪的计谋.....	75
第 十 四 章	此情无计可消除.....	80
第 十 五 章	手机里的秘密.....	88
第 十 六 章	一加一等于三.....	95
第 十 七 章	小三是这样炼成的.....	100
第 十 八 章	门里门外两重天.....	108
第 十 九 章	想你，来看我吧.....	113
第 二 十 章	我要飞翔.....	121
第二十一章	天，你再闰一更又何妨.....	128
第二十二章	同床自古多异梦.....	135
第二十三章	唐梦影.....	140

第二十四章	都是小说惹的祸.....	145
第二十五章	无孔不入的女人.....	151
第二十六章	让我好好爱你.....	156
第二十七章	婚姻如同上吊.....	161
第二十八章	两个女人的会晤.....	168
第二十九章	等着我，宝贝.....	174
第三十章	婚姻方程式.....	179
第三十一章	我是你的情人.....	184
第三十二章	老公、情人、蓝颜知己.....	190
第三十三章	都给我滚.....	195
第三十四章	转角处遇生机.....	200
第三十五章	背后的隐情.....	206
第三十六章	你不能打掉这孩子.....	212
第三十七章	又是钱启明.....	217
第三十八章	我还有爱你的权利吗？.....	222
第三十九章	孩子，只有你是我最亲的人了...227	
第四十章	生活需要选择性失明.....	232
第四十一章	我可以给你生一堆孩子.....	237
第四十二章	爱了，痛了，散了.....	242
第四十三章	墙洞里的威胁.....	247
第四十四章	鸡蛋是怎样碰碎石头的.....	252
第四十五章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257
第四十六章	孩子，你该怎么办.....	262



第一章

异国落难

飞机从旧金山机场起飞之前最后一刻，邓恩雅收到了周一鸣的短信：亲爱的小雅，飞机落地后就开机，我要在你归来的第一时间见到你！此次旧金山之行，你将给“木之韵”带来福音，给我带来好运，那么，为了表达我心中的爱和感激，我要还给你一个惊喜！

望着手机荧屏上的字，邓恩雅的脸上露出了到美国六天来第一个难得的笑容。站在候机厅里，她长长地吐出一口郁闷之气，心情大为好转，感觉像是将所有的不愉快一起吐掉了。

邓恩雅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忧伤的女人，凡事都向那个爱尔兰美人斯嘉丽学习，她一贯信奉“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这句话。她认为，积极的人在每一次忧患中都看到一个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一个机会中都看到某种忧患，这也是她的生活态度。

不管在旧金山受到了怎样的冷遇，不管“木之韵”家具厂的生意如何不景气，周一鸣对她的爱还是像从前一样浓烈，这份疼爱让心灰意冷的邓恩雅暂时忘掉了此行的不顺利，重新鼓起了奋斗的勇气。

尽管韩卓著把她大大地耍了一把，然而她的老公是爱她的，而韩卓著，那个可怜的女人，此时已经拉起行李箱，孤独地离开这个忧伤的地方，这辈子都无法从被人抛弃的泥潭里拔出脚来了吧。

想到这些，邓恩雅那颗愤怒的心稍微平衡了一些。

她此次应朋友之邀到旧金山考察家具市场，行程极为不顺利。

接到大学同学韩卓著的盛情邀请，邓恩雅满怀创业豪情踏上了美国的国土，本以为可以到韩卓著和钱黎明开的家具厂好好考察一番，回国后跟他们合作，将自己厂生产的仿明清家具输入美国，由韩卓著和钱黎明销售经营，然后再将韩卓著和钱黎明厂子生产的西洋家具引进国内，由她和周一鸣营销，双方互通有无、互为依托，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重重迷雾中杀出一条血路，大干一场，改变木之韵今年以来不景气的现状。可是，让她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是，她到的当天，邀请她去旧金山考察仿明清家具市场的大学同学韩卓著跟她的丈夫钱黎明已经离婚了！

拿到了离婚书的韩卓著情绪很亢奋，根本没有顾及邓恩雅失望的情绪，几乎一整天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她老公钱黎明到红灯区寻欢作乐的丑闻，邓恩雅根本没有机会插嘴谈生意合作的事情。好不容易等到韩卓著对从前老公的讨伐中回到现实，邓恩雅赶紧将来之前两个人商量合作的事情提了出来。

“卓著，我知道你刚刚离婚，心情很不好，这个时候提生意的事很不合适，可是缘起缘灭、缘浓缘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既然你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那也只能顺其自然了。而且你那么热情地邀请我过来，我想咱们还是谈一谈到你们家具厂考察的事情，把生意继续做下去，好吗？”邓恩雅眼巴巴地望着韩卓著，斟酌着词句小心翼翼地说了。

韩卓著端着一杯波尔多葡萄酒，愣怔了许久，突然一饮而尽，点燃一支摩尔，长叹道：“恩雅，你来迟了一步，家具厂已经判给了钱黎明，你要想合作的话，找我是找不成了。”

尽管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韩卓著这么说，邓恩雅还是失魂落魄、目瞪口呆地跳了起来，有些无法忍受地低声吼道：“卓著，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没来之前，你可是红口白牙说得天花乱坠！既然你没有诚意，干吗拿我和周一鸣开涮呢？我们的木之韵可没有你们的家具厂经济实力雄厚，说实话，我目前急等着从你和钱黎明这里拿到订单，好回去买米下锅呢！”

韩卓著将光光的双腿蜷曲在沙发上，歪着上身，昂起头，徐徐吐着烟圈，眼睛似睁未睁地望着邓恩雅，一副“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的无辜表情。

“卓著，你不可以这样的，我从国内不远万里地来了，可不是抬脚到邻居家串门那么简单！这事你无论如何得给我一个说法，否则我回国后没办法跟周一鸣交代！”

邓恩雅有些厌恶地转过头，不想再看韩卓著做作的表情了。她和韩卓著在大学里曾经是多么要好的姐妹啊，她们是高喊着“苟富贵，勿相忘”离别的，想不到一踏入生意场，人就变得如此无情无义了！病贫知朋友，乱离识爱情，这话说得真他妈的绝！

韩卓著吞云吐雾够了，将烟蒂在烟灰缸里掐灭，摊开双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动作，嘶哑着声音说：“恩雅，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看法，从嫁给钱黎明开始，我的形象就在你心里大打折扣了。可事实就是这样，房子和现金判给了我，厂子却判给了钱黎明，因为我不懂得经营之道。所以你现在对我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我已经无法替钱黎明做主了！”

“你……你在拿我和周一鸣开心是吗？你可真是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的小……”

邓恩雅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屈辱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了。她极力忍着，不停地眨眼睛，最终还是控制住了即将爆发的情绪。

“恩雅，我知道让你伤心了，不管你怎么骂我，现在都没有意义了。不过你也不用太灰心丧气，据我所知，钱黎明的家具厂仍然希望跟中国的古典家具厂做生意，你和他也是大学同窗，我看你们还是有可能合作的。”见邓恩雅脸色惨白，韩卓著给她倒了一杯酒，耸动着消瘦的双肩，貌似有些歉疚地补充道。

邓恩雅没有去接韩卓著递过来的酒杯，只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像刚从冰窟窿里捞上来一样浑身冰凉僵硬，甚至连思维都被冻僵了。

韩卓著这么说，不过在替她和周一鸣画饼充饥，糊弄他们罢了！钱黎明那种人，邓恩雅怎么会不了解呢？上大学时他就是个心眼比针鼻还小的男人，当时韩卓著跟他谈恋爱，作为闺中密友的邓恩雅是死命反对的，可情人眼里出西施，韩卓著最终还是嫁给了钱黎明。因为曾经不看好他们的婚姻，邓恩雅遭到了钱黎明强烈的怀恨，结婚不久，钱黎明在一次聚餐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宣布，以后邓恩雅“少管韩卓著的闲事”，搞得邓恩雅非常尴尬。后来，钱黎明跟韩卓著到美国发展，开起了一家西洋家具厂，生意越做越大，人也似乎随着金钱的增多变得大方起来，每次回国都以上帝的姿态出现在邓恩雅面前，还拍着周一鸣的肩膀打哈哈，说以后有机会他们可以合作。

“大家都是朋友嘛，有钱一起赚才快乐，哈哈……”

也许正是因为钱黎明曾经的这句话，韩卓著在 MSN 上一谈到让邓恩雅去旧金

山考察，然后合作西洋家具和中国古典家具的生意，周一鸣就迫不及待地催促邓恩雅去美国。

现在看来，邓恩雅和周一鸣真是太老实了，完全没有想到韩卓著的盛情邀请背后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阴暗心思！

“卓著，你告诉我实话，你在跟我谈出国来考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准备跟钱黎明离婚了？”邓恩雅将酒杯放到雕花红木茶几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盯着韩卓著道。

“这个……不是我准备跟钱黎明离婚，是他要跟我离婚！”韩卓著有些语塞地垂下脑袋，水草一样的头发纷乱地拂在额前，将大半张脸孔都遮住了。

“事到如今，你还是跟我说实话吧，否则不但我白来旧金山一趟，回国后也没法跟周一鸣交代。”

见韩卓著有口难言的样子，邓恩雅已经猜测到，韩卓著之所以急着跟她的家具厂合作，怕不是想“有钱大家一起赚”，而是将她当成了一个筹码！一阵悲凉之感从脚底板直涌心头，憋闷得她差一点窒息过去。

同样一件事，上一次当可以怨恨别人阴险狡诈，上第二次当就要怪自己愚昧无知了，看来她和周一鸣都还不够聪明。

韩卓著伸手拂了拂额前的长发，抬头望了邓恩雅一眼，目光倏地躲开了。良久，她叹了口气道：“恩雅，你是聪明人，我也不好再瞒着你了。我急着跟你们夫妻合作，并且邀请你尽快到旧金山一趟，是希望你们的厂子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从钱黎明的厂子里进口一批西洋家具，要是他回心转意，不再跟我闹离婚了，你们就可以将货款发给他，否则你们就拖住他，将他的流动资金链截断一个缺口，让他有苦难言。可是我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识破了我的计策，赶在你来之前跟我离了。现在厂子已经判给他了，我要了房子和全部存款，所以我已经无法用这个办法去要挟他了。”

邓恩雅的猜测被证实了，韩卓著在与她多年的冷淡关系之后，突然盛情邀请她来美国考察家具市场，的确是一个陷阱，一个借别人大腿搓麻绳的自私骗局！一般来说，用蜜来诱惑你的，绝对不是好朋友，忠言逼谏你的才是好朋友，邓恩雅正是缺乏对这句话的深刻理解。

可是，面对韩卓著被离婚折磨得憔悴不堪的容颜，邓恩雅除了无奈地叹息，还能说什么呢？她端起酒杯猛地灌了下去，捂着脸颊然倒进沙发深处。

后来，邓恩雅又不顾脸面去找了几次钱黎明，想继续合作家具生意，可是钱黎明晒笑着说，他什么都知道了，他对恩雅的诚意非常怀疑，如果跟她合作，那些价值不菲的西洋家具成批地运进国内，可货款却没有着落，她厂子的仿古家具运不出来，那他钱黎明不是等于往火坑里跳，自毁前程，傻逼一个了吗？

钱黎明当然不会跳进火坑自焚，更不会把自己变成傻逼。他上大学起就是一个只关注自己的人，他一生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就是始终捂住自己的心不交给任何人，同时要求别人把他们的心交给他。

面对这样一个为了金钱六亲不认的家伙，邓恩雅只能无奈地叹气。而这时候韩卓著借口刚刚离婚情绪不好，拎起行李箱躲到夏威夷旅行去了，弄得邓恩雅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只好去住便宜的地下旅馆。

想到这些，邓恩雅脸上刚刚露出的笑容一下子又消失了。

飞机即将起飞，回国后该怎么向周一鸣交代呢？他们的木之韵仿明清家具厂生意本来就不理想，今年又赶上了世界性的金融风暴，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厂子再不接订单，眼看只能关门大吉了，周一鸣还盼着她这次出国考察能借助大学同学的力量，带回大笔的订单，力挽狂澜呢！

起风了。

异国他乡的风，打着旋儿地在头顶上徘徊，虽然是夏天，仍然让邓恩雅感觉特别硬，特别冷。

邓恩雅孤独地站在机场大厅里，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和伤感。除了生意上的失败之外，她的心头对人情也产生了一种绝望的情绪。多想无益，回国后再寻他路吧。

该登机了。

邓恩雅最后看了一眼手机上的短信，嘴角浮起一个苦笑。落地后就开机。木之韵还能起死回生吗？她能带给周一鸣好运吗？去他的吧！她现在恨不得将手机摔碎在旧金山机场大厅里才解气！

邓恩雅闭了闭眼睛，将快要流出来的泪水逼回去，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上了飞机就睡觉，一觉醒来就是新的一天了，既然靠山山会倒，靠水水会流，那么只有靠自己才最保险！

邓恩雅将手机关掉，拉起行李箱，迈着沉重的脚步向飞机走去。



手机被抢

周一鸣给邓恩雅发完短信后，哼着小曲，驱车赶往百汇路上的一家茶馆，他要好好放松一下，从现在开始调整好心情，迎接他一周未见面的妻子恩雅。

周一鸣和邓恩雅也是大学同学，从大四那年开始，两个人就在校外租房同居了，可是尽管他们频频偷尝禁果，可恩雅的肚子一直没有任何鼓起来的迹象，这让他们很是得意了一阵儿。

同样在校外租房同居的韩卓著和钱黎明却不一样，刚偷吃了几次禁果，韩卓著的肚子就像一块肥沃的土地般，播下的种子悄悄萌芽了，搞得韩卓著只好拉邓恩雅陪着去医院流产。为这事周一鸣曾经很是得意了一阵子，不止一次地嘲笑钱黎明“傻逼”，还煞有介事地跟人家介绍什么“体外排精”的高明做爱技巧！

可是，结婚之后周一鸣却傻眼了，尽管他已经完全抛弃了所谓的“体外排精做爱法”，一有时间就在邓恩雅身上奋力耕耘，恩雅的肚子仍然像上大学时一样，没有任何鼓起来的迹象。

这样一拖就是五年，眼瞅着同学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他们俩仍然处在男耕女织的“潇洒”二人世界中。虽然他们相互安慰说，不急不急，趁年轻先创业，然后再生革命后代，可两家老人却不乐意了，尤其是周一鸣的父母，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急等着享受三世同堂的天伦之乐呢，可那给他们带来欢乐的孙子却迟迟不肯出世！

因为一直没有孩子，周一鸣和邓恩雅也闹过一段时间的冷战。虽然两个人都是

知识分子，也明白到医院查一查就万事皆明了，可为了那份所谓的自尊，俩人谁也不肯先迈出这一步，闹得厉害了就互相埋怨。加上他们的生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袭击，订单像大盘走势一样一路狂跌，两个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不可收拾的势头。

在生意极度低迷的情况下，周一鸣先撑不住了。看看同龄的男人，虽然他们的老婆不像自己的老婆一样水灵了，大有人老珠黄的趋势，可人家脚边已经奔跑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子或女儿了啊！同为女人，生过孩子的女人跟没生过孩子的女人是没法比的，就好比两块石头，一块是普通的石英石，一块是价值连城的和田玉。虽然邓恩雅看上去像一个没结婚的小女生，走在大街上回头率不亚于那些青春少女，可她不能生养，没有女人该有的功用啊！唉，既然生意上毫无起色，先立业后生孩子的誓言怕是实现不了了，那就赶快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毛病究竟出在谁身上，然后加以治疗，先生个革命后代再说吧，总不能芝麻西瓜两头丢，两头都落在别人后边吧。

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周一鸣背着邓恩雅，半年之前偷偷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人家邓恩雅啥事没有，是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女人，女人该有的功能她都具备，不能生革命后代的根本原因竟然出在他周一鸣的身上！他得的是死精症！

看着化验单上那两个大大的字——死精，周一鸣耳朵里嗡的一声，像是打翻了盆口大的马蜂窝，一团混乱。

幸亏他没有坚持两个人一起来医院做检查，否则的话，他男子汉的尊严何在？以后还怎么在邓恩雅面前抬起头来？

周一鸣大学毕业好几年了，按说学问没有一筐也有一筐箩的，可他对“死精”两个字却非常陌生。在医生的讲解下，他终于搞明白，精子产生于睾丸的曲细精管内，在显微镜下看，精子就像小蝌蚪一样，长着一个圆圆的头，拖着一条细长的尾巴，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会导致精子死亡，当精子死亡数量超过百分之五十时，就会引起男性不育症，医学上称为死精症。

好在经过进一步检查，医生宣布，周一鸣的死精症并不严重，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的死亡率，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药物治疗，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天无绝人之路！

离开医院的时候，周一鸣心中不停地嘀咕：死了的才百分之三十六，另外百分之六十四的活精子，这些年都干啥去了？瞎猫还能碰上个死老鼠呢，已经超过半数活着的精子，就没有一个能积极地跟邓恩雅的卵子结合一下？看来邓恩雅的卵子也是一群懒惰的家伙，光埋怨自己也不公平！

说归说，实际问题还得解决。既然问题出在自己身上，那就只能偷偷治疗，否则的话，让邓恩雅知道了，以后两个人再发生战争，这事还不成了拖在他背后的一条大辫子？让邓恩雅抓住了，那可就是一辈子抬不起头、翻不过身来了啊！唉，谁叫他周一鸣气量狭小，总是自以为是地指责人家邓恩雅，无端地把没有孩子的责任强加到人家头上呢？

唉，都是传统观念给害的！总以为两口子不生养，问题一定出在女方身上。真是封建思想遗毒啊。

于是，周一鸣将医生开的大包小包药物偷偷藏到办公室的隐蔽处，开始一个人舔舐那份难言的苦痛。

然而，每当邓恩雅因为生育的事情向他发起挑战的时候，已经开始偷偷医治的周一鸣还是没有勇气承认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他实在怕了邓恩雅那张不饶人的利嘴，又怕她会报复自己以前对她的取笑和戏弄，只好伪装出啥都不知道的无辜嘴脸，敷衍了事地继续跟邓恩雅打嘴仗，只是不再像从前那样言辞犀利，不再颐指气使地把责任悉数推在邓恩雅头上，而是转移话题，企图慢慢淡化这个长期的问题。

不过，这种口是心非的日子实在不好过，明明自己火上房一般急着想要孩子，但还是得漫不经心地表现出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的态度，同时还要防止邓恩雅起疑心——因为他之前可不是这个论调的。

就在周一鸣被折腾得苦不堪言有些承受不住的时候，多年不联系的韩卓著向邓恩雅发出了亲切的呼唤，在 MSN 上言之凿凿地邀请她前往旧金山考察她和钱黎明的家具厂。

这样一来，周一鸣和邓恩雅的内部矛盾就暂时被搁置在一边，两个人一商量，邓恩雅拎起行李箱就飞往旧金山了。

邓恩雅走后，因为对明天有了美好的期待，周一鸣的心情也好转不少。他决定趁恩雅去美国的这几天，再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自己的病情是否得到了控制。

结果，周一鸣便看到了化验单上那潦草的几个字——基本痊愈！

这意味着他周一鸣只要想生孩子，什么时候在老婆身上撒种都可以了。

压在心头多年的阴霾终于烟消云散，周一鸣激动得差点跳起来拥抱那个将化验单递给他的小护士！

因为终于搞清楚不能生孩子的真实原因，而且已经基本治愈，周一鸣对邓恩雅的怀疑全部消失，加上妻子回来后家具厂就可以起死回生，他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了起来。他决心放弃所谓的男子汉尊严，把事实告诉邓恩雅，以嘉奖她只身一人前往美国为他们的共同事业奋力拼搏的举动，也算是对妻子多年来与自己同舟共济的一种回报。

于是，周一鸣给邓恩雅发了那条短信，声称还要给她一个惊喜。

坐在茶馆里，周一鸣一边优哉游哉地喝茶水，一边回想往事。他觉得，生活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美好、浪漫而且充满期待和希望。难怪有人说，生活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希望泯灭了。

一壶碧螺春喝完了，周一鸣抬腕看表，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他打了个哈欠，搓着右手食、中两指，招呼侍应生埋单，然后心情舒畅地向外走去。

今夜，可以做个好梦了。

周一鸣走出茶馆，耳朵里立刻灌满了嘈杂的声音，K歌房里震耳欲聋的吼唱让人觉得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大小店铺广告牌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鬼眼一样闪烁不停。

“生活啊，你可真美好！报我以平坦吗？我是一条欢乐奔流的小河。报我以崎岖吗？我是一座大山庄严地思索！报我以幸福吗？我是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报我以不幸吗？我是一根劲竹经得起千击万磨！生活里不能没有笑声，没有笑声的世界该是多么寂寞。什么也改变不了我对生活的热爱，我微笑着走向火热的生活！”

一向讨厌嘈杂的周一鸣，面对熙熙攘攘的市面竟然像个毛头小子一样仰天抒情。

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周一鸣站在马路牙子上，有些扫兴地垂下头，掏出手机看了看，又是他爸爸打来的电话。

“喂，一鸣，你妈妈让我问问你，晚上有没有做饭？不会又是一个人泡方便面凑合的吧？你一个大男人，老婆不在家就连饭都懒得做，这怎么行呢？你妈让我告诉你，我们都一把年纪的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躺下就起不来了，我们要抱孙子，不能再等下去了！你媳妇一回来你们就一起去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毛病究竟

出……”

又是这个问题！都已经听得耳朵起茧子了！为了这事都吵过无数次了！还有完没完哪！不生孩子犯哪一条法律啊？

周一鸣突然觉得很烦躁，一把将衬衣领子撕开，捏着手机，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

“喂！喂！一鸣啊，你在听吗？我和你妈眼看就土埋到半截了，你们总不能让我们带着遗憾入土吧？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说不急不急，可是你们不急我们急啊！我和你妈没别的祈求，就是想像其他老人一样，抱上……”

周一鸣皱着眉头，正想顶他那个钢铁工人出身的爸爸几句，一辆红色的摩托车突然呼啸而来，在他面前急速刹车，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摩托车后边坐着的人敏捷地跳下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抢过他的手机，又飞速跳上车，摩托车像离弦之箭射向黑暗……

这一连串动作显然是经过多次操练才练成的，颇有流畅自然一气呵成之感，让人目不暇接神思恍惚。

“嗨嗨嗨！你们这是干吗？”周一鸣哪里遇到过这种情况，想破了脑袋也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愣怔了好一会儿才大声喊起来。

路上的行人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然而没有一个人驻足。

周一鸣跟着摩托车追了几步，眼看着那两个劫匪嚣张地在大街上飞驰，然后拐进一条黑暗的小胡同不见了，他这才醒悟过来，意识到自己被抢劫了，急忙回身钻进车子，想开车去追，可是等他的车子行驶到那条小胡同口，才发现那条胡同根本开不进汽车！

倒霉透顶！这部手机是周一鸣刚刚换的，邓恩雅说，做生意不能太寒碜了，手机呀，车子呀，甚至身上穿的衣服呀，脚上的皮鞋呀，一定得高档，否则在谈判桌上很掉价，甚至在心理上就先自卑了，于生意非常不利。所以周一鸣才不管厂子效益好坏，总是一身名牌服装，车子也是能说得起的雅阁，而手机也刚刚换了个能随时随地上网的“天翼189”。

想不到这部手机还没用几天，居然就成了劫匪的目标！

周一鸣知道，劫匪选择这样的小胡同钻，是早就踩好了点儿下手的，目的就是防止被抢劫者开车追击。

周一鸣叹息了一声，只好从那条小胡同口倒回车子，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奔驰

起来。

他倒不是心疼那部手机，虽然是新的，也不过五六千块钱，可关键是，手机里储存的所有信息，包括他跟邓恩雅那些隐私短信，还有手机号码、商业会议日程安排等等，将会随着手机的丢失全部消失，即便重新输入新手机，也得费好大的劲才行。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看来俗话说得不错，这才刚刚有了点儿好情绪，一下子被劫匪冲到爪哇国去了。

周一鸣开着车子在大街上跑了一阵子，郁闷得胸口有些发慌。本来想喝完茶回家美美地睡上一觉做个好梦的，这一下不但好梦做不成，怕是连觉都睡不着了。看来电视中的许多场景绝不是真实的生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必须埋头做自己的工作，而不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天天泡在咖啡馆、茶馆里！实践出真知，周一鸣刚刚独自到茶馆潇洒了一回，就把刚买的手机给潇洒丢了。

唉！

周一鸣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息着，无意中发现自己竟然将车子开到了木之韵家具厂里去了。

对于这个他和邓恩雅共同创建的仿明清风格家具厂，周一鸣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在他们到处找工作、到处碰壁的时候，这个家具厂的诞生暂时让他们有了归属感；恨的是，家具厂诞生之后，他们认为应该很走俏的仿明清风格家具，在国内居然没什么大的市场。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这种备受冷落的状况稍稍有些改观，国人对仿古家具有了新的认识，甚至提高到了文化遗产的层次上。于是，这类家具需求量逐渐上升，工厂的效益有了明显好转。

可是，各种所谓的仿古家具厂也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了，那些厂家根本不顾仿古家具的工艺性和美观性，只是一味地在“仿古”上做文章，做出来的家具除了有仿古家具的笨拙之外，材质、色泽、技艺、雕刻等工序都不符合规定，基本就是在糟蹋“仿古”两个字！然而，这样的产品却备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产品价格便宜啊，就像形形色色的女人们，姿色上等者，当然要嫁给豪门望族，姿色平平者就不敢有那种奢望，然而这个社会毕竟平民百姓多于豪门望族，所以姿色平平的女人往往比姿色上等的女人容易嫁。换句话说，木之韵的产品就是姿色上等的女子，不是没有需求，而是需求者甚少。尽管邓恩雅和周一鸣使出浑身解数，绞尽脑

汁地在产品质量上下工夫，却无论如何也经营不过那些无名小厂。

也难怪，质量越好，就等于女人长得越美，最美的女人除了皇帝的三宫六院需要，王公贵族们需要，平民百姓即使需要，也没有那个经济实力啊，弄不好就像武大郎娶潘金莲一样，早晚会赔了夫人又折命！

然而，邓恩雅和周一鸣好不容易东拼西凑加上银行贷款办起了这个家具厂，却带不来丰厚的经济利益，厂子对他们夫妻甚至所有的亲朋好友来说，都成了一块心病。可事到如今，却是豆腐掉进灰堆里——吹不得，打不得，只能苟延残喘，因为购置一套制作仿古家具的器械，他们是付出了血本的。邓恩雅又是不服输的女强人性格，不撞南墙不拐弯，甚至撞了南墙也不想拐弯。她发誓不经营出个样子来，绝不罢休。也幸亏邓恩雅这种百折不挠的个性支撑着，否则周一鸣怕早就躺倒起不来了。

周一鸣在院子里停下车，发现大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这些日子，因为市场打不开，工人们早已懈怠了，不到点儿就抬脚走人，天不黑厂子里就人影全无，他也毫无办法。

这么晚了，谁还在办公室里呢？

周一鸣站在院子里发了一会儿呆，懒散地向办公室走去。大办公室里一共有四张桌子，分别是四个招聘来的制图技术人员的办公场所。

周一鸣悄悄地走到窗子前，透过玻璃窗望进去，发现灯光是从东北角的一张桌子上发出来的。那张桌子，是制图技术中坚力量陈晓萱的。

这么说，是小陈还在办公室加班？中坚就是中坚，到底跟普通工人不一样啊！

周一鸣在心里感叹着，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

尽管周一鸣脚步很轻，办公室内的陈晓萱还是被惊动了。她倏地抬起头，因为周一鸣站在面前的黑暗中，她一时没有看清来人是谁，盯着周一鸣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慌乱地伸手去抢电脑鼠标。

周一鸣的心忽然揪紧了。这个看上去默默无言的娇小女孩，深更半夜不睡觉，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在电脑上鼓捣啥玩意儿呢？莫非她像那些颓废的“80后”甚至“90后”女孩一样，躲着人背地里上黄色网站？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周一鸣只觉得汗水顺着脊柱忽地淌了下来，再也顾不得多想，他几乎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几步跑过去，大手落在了那只小小的鼠标上。

陈晓萱的食指没来得及点动，小手就被周一鸣的大手覆盖住了。她见关闭窗口